

自私的德性：论《阿特拉斯耸耸肩》中的经济思想

The Virtue of Selfishness: Economic Ideas in *Atlas Shrugged*

李锋 (Li Feng)

内容摘要：美国作家安·兰德以其客观主义哲学观闻名于世。该思想坚持人生的道德目的在于对自身幸福和理性自利的不懈追求，而唯一完全符合这种道德观的社会制度就是充分尊重个人权利的自由资本主义。兰德在其小说代表作《阿特拉斯耸耸肩》中充分展现了这一观点：在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美国社会中，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深为政府的各种政策法规和干涉行为所累，以至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以“罢工”的方式抗议政府干预，导致国民经济日渐陷入困境。本文尝试从利己主义哲学的视角出发，探讨这部小说中的经济思想及其道德意义，其中包括企业家的社会价值、政府过度干预经济活动的危害、企业家作为受害者的认可与反抗等问题，进而深入分析兰德经济思想的合理之处与问题所在，以期对兰德的客观主义哲学观以及当时的美国社会背景有一个更为全面的把握。

关键词：安·兰德；《阿特拉斯耸耸肩》；客观主义；理性利己主义；规制俘虏；受害者的认可

作者简介：李锋，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志远卓越学者”、犹太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犹太文学、西方文论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美国或然历史小说研究（1945-2015）》【项目编号：17BWW08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Title: The Virtue of Selfishness: Economic Ideas in *Atlas Shrugged*

Abstract: American writer Ayn Rand is known primarily for her philosophy of Objectivism, which claims that the proper moral purpose of human life lies in the pursuit of one's own happiness and rational self-interest, and that the only social system consistent with this morality is laissez-faire capitalism which displays full respect for individual rights. Rand expresses such views most notably in her novel *Atlas Shrugged*, which depicts a dystopian America in which innovative private business owners suffer heavily under governm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them decide to “go on strike” in protest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leaving the social economy trapped in predicamen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economic ideas and their moral implications in the no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egoism, including such issues as social values of entrepreneurs,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in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the sanction and rebellions of entrepreneurs as victims; then it analyzes the validities and problems of Rand's economic thoughts in a bid to get a full command of her philosophy of Objectivism as well as the American social context in which the novel was written.

Key words: Ayn Rand; *Atlas Shrugged*; Objectivism; rational egoism; regulatory capture; sanction of the victim

Author: Li Feng, Ph.D.,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083). His research interest cover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Jewish literature, and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 (Email: franklee1978@163.com).

俄裔美国作家安·兰德（Ayn Rand, 1905-1982）以富有哲理的小说闻名于世。她在文学创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相对独立的哲学体系——客观主义。该理论受到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深刻影响，强调自由意志与个人权利的重要性，即人生的最高道德目标在于追求个人幸福和理性私利；与之相应，一个无法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利益的社会，绝不是理想的社会。反映到经济体制上，这种理念表现为推崇纯粹的自由资本主义，以及不受任何侵犯的私人产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优秀人才的创新热情。与此同时，兰德反对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经济形态（包括混合制经济形态）。因此，兰德也被视为英美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集大成者。

兰德曾系统地考查过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她十分推崇美国 20 世纪初的那一代伟大的发明家和企业家（如爱迪生、贝尔、福特、卡耐基等），认为这些天才之所以能够释放出如此巨大的创造力，跟当时的经济自由度不无关系；而对于自己所处时代的国家政策和社会气候，她却极度担忧——在战后的美国知识界、政界和商界，集体主义和国家福利主义思想一度十分盛行，进而影响到政府决策。兰德认为，对于政府权力过度集中的趋势，如果不加以防范和控制，而是任由其滋生蔓延的话，将会对个人自由和创新构成严重的侵蚀和威胁（Peikoff 367）。于是，她通过文学创作（以及后来的哲学论述）的形式向世人敲响警钟。

《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 1957）是兰德整个文学生涯的巅峰之作，作者以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美国社会为背景，讲述了优秀企业家面对政府过度干预而愤然罢工、隐匿山谷的故事。书中既有抽象的哲学原理，也有具体的商业案例——经济学家彼得·勃特克认为：人们“很难再找到一本由非经济学家所写的如此具有经济学素养的作品”（Boettke 180）。与此对应，

这本小说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解读——“它是一部资本主义的道德辩护书，是政治寓言，是社会评论，是科幻小说，是怪诞小说，是爱情故事”（Younkins, “Philosophical and Literary Integration in Ayn Rand’s *Atlas Shrugged*” 125）；但它归根结底是一部哲学小说，作者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完整而清晰地展现了自己的客观主义和理性利己主义思想（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理念），标志着她从一个纯粹的小说家向一个哲学运动引领者的转变。

一、企业家的社会价值

《阿特拉斯耸耸肩》主要展现了两个重要问题：（1）企业家的经济贡献与社会价值；（2）政府干预对个人自由的侵蚀以及对技术创新的阻碍。这两个问题，同兰德的客观主义哲学观紧密相关——兰德认为，优秀的个人（特别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驱动力，这些人通过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创造出远超自身需求的大量产品，然后通过公正、诚实的交易，让产品进入市场进行自由流通，由此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和道德目标，同时大大丰富社会产品总量，而且这种交易范围的持续扩大，还会进一步促进社会的专业化分工、提高生产效率。因此，政府对这样的企业家，应当充分保护其生产创新的积极性，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干涉。

然而，并非所有的企业家都具备以上的创新能力和道德观念——兰德在小说中塑造的各色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阵营，象征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功能与道德理念：一方是社会财富真正的创造者，以约翰·高尔特、达格妮·塔格特等优秀企业家为代表，他们兼具能力和胆识，追求自由与创新——“这些主导者热爱自己的工作，通过自身的思想与努力去追求成就，痛恨集体主义和庸碌无为”（Younkins, “*Atlas Shrugged: Ayn Rand’s Philosophical and Literary Masterpiece*” 10）；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无比真诚的利己主义者，以追逐经济利益与个人幸福为最高道德目标，其一切行为，均以实现此目标为导向。在兰德看来，这些人体现出在一个非理性的世界里，理性之人到底该如何发挥自身的社会功能。另一方是伪善的利他主义者，其中不仅有因循守旧、思想僵化的政府官僚，还包括无能的企业家与懦弱的科学家，这些人“害怕诚实竞争，为了政府调控的安全，出卖自己的主动权、创造力和独立性”（Younkins, “*Atlas Shrugged: Ayn Rand’s Philosophical and Literary Masterpiece*” 10），只为求得自身的安稳；更有甚者，像詹姆斯·塔格特这样的企业领导，缺乏必要的才能和担当，无力（也无心）创造实体财富，而是打着社会公平、机会均等的旗号，通过结交权贵、社交游说等方式影响政府决策，从而分享财富成果、维系自身利益，其行为与社会寄生虫无异，因此被作者恰当地称为“掠夺者”（looters）。

于是，小说中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悖论——利己主义者并不讳言自己对企业利润和个人幸福的热烈追求，而正是这些人，在实现理性自利的过程

中，也在有效地增加物质财富、推动经济繁荣，使整个社会从中受益；利他主义者口口声声维护公共利益，实则却在阻碍社会进步与大众福祉。很明显，这两类人的价值观迥然相异、无法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贯穿整部小说，构成了故事内在的张力和势能，也是我们理解这部作品的主题时应该着力关注和追踪的——正如比迪诺托所言：“强烈的戏剧冲突，有赖于极端固执的人物追求互不相容的目标（而这些目标又跟故事的主题紧密相关）。他们的冲突贯穿整个故事，一直在有力积聚，直到最终的高潮部分得以解决，主题随之显现”（Bidinotto 53）。在《阿特拉斯耸耸肩》中，最终的高潮就是企业家的集体失踪导致社会完全瘫痪，此时的高尔特准备率众出山，按照自己的理念重新建设这个世界；而核心主题就是对理性利己主义的高度推崇。

遗憾的是，在现实世界中，无论是传统的思维模式，还是大众的舆论导向，一般都是以利他主义为崇高，而对利己主义持鄙视态度（这也为“掠夺者们”掌握话语权力、制定道德规范创造了条件），导致人们对一心追求利润的资本家抱有极大的偏见和怨恨，甚至无视其巨大的社会贡献。而在兰德看来，既然推动社会进步的，是思想创新而非体力劳动，创造社会财富的，是企业家而非工人，所以在政府干预和舆论压迫的情况下，蒙受各种损失的资本家才是真正的“受剥削者”，也是广大读者应当予以崇敬和同情的对象。于是，她的《阿特拉斯耸耸肩》就成为世界文学中少有的一部将企业家作为英雄来刻画的作品——为了证明这些生产者的巨大价值，兰德巧妙地采用类似“或然历史”（alternate history）的表现方式，即通过“企业家罢工”这一或然假设，描绘出一个社会精英缺场、经济濒于停摆的可怕场景，从反面突显这些伟大个体的重要性，进而证明自己经济观点的正确性。

二、政府过度干预的危害

上述利己主义者与利他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生产能力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对抗——前者倡导完全自由的市场竞争和个人创造力的充分释放，后者则支持“高税收、大工会、政府所有制、政府开支、政府计划、调控和资源再分配”（Younkins, “*Atlas Shrugged: Ayn Rand’s Philosophical and Literary Masterpiece*” 10）。在这两者之间，兰德毫无保留地支持前者，她始终强调企业家对社会的巨大价值，而对一切形式的国家干预（特别是借“公共利益”为名的各种社会经济政策）都甚为反感。¹

在《阿特拉斯耸耸肩》中，政府采取的这类“锄强扶弱”的经济政策主要包括：（1）牺牲高效企业的利益，大力补贴弱小、低效的企业；（2）强

1 值得注意的是，《阿特拉斯耸耸肩》的销量同美国的经济政策之间呈现出十分紧密的关系——《经济学人》曾刊文指出：但凡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政府采取比较大的干预措施时，该书的销量就会有明显提升。参见“Atlas felt a sense of déjà vu.” *The Economist*, 2/26/2009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3185404>).

迫发明家放弃专利权，将其低价收归国有，从而让所有企业从中获利；（3）采取反垄断措施，强行拆分优质企业，逼迫其同弱小企业分享市场份额。

小说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男主人公之一里尔登发明的新型合金，这种材料无论在强度、耐久度，还是生产成本上，都明显优于传统的钢材，一旦大规模投入使用，可以大大提升铁路运营的效率，但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其他钢铁制造商的利益，通过所谓“机会平衡法案”，以“禁止从事破坏性竞争”的名义，要求他将该技术低价转让给政府。在遭到里尔登的断然拒绝后，政府便出台各种政策和法案，在技术要求和市场份额上对该产品的使用加以种种限制和阻挠，并辅以额外的税收，甚至对里尔登个人进行指控和审判。在兰德看来，政府的职能应当是企业的保护者与服务者，而非统治者；美国宪法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人民免受政府的侵害，而《权利法案》的初衷更是为了保障个人自由、限制公共权力（特别是政府的司法权），以“禁止政府‘合法地’成为罪犯而侵犯人权的行动”（兰德，“人类的权利”93）。小说中美国政府的做法，显然违背了相关精神，在本质上与罪犯无异。

兰德的追随者纳撒尼尔·布兰登的相关论述更加切合这部小说——在《停滞不前是神圣的权利》一文中，布兰登专门提到政府对优势企业的限制：“有一家企业预测未来的需求并扩大生产能力来满足这种需求，但这有可能会‘妨碍’它未来的竞争者，于是法庭便判决该企业具有远见是有罪的，并阻止它往这些方面发展——这就是对发展施予的法律处罚，这就是对有能力者的能力施予的法律处罚——这就是把停滞不前当做神圣权利的教条的目标，也是它赤裸裸的本质”（布兰登126）。在《阿特拉斯耸耸肩》中，政府干预导致众多优秀企业家心怀不满，他们宁愿自毁企业、陆续失踪，导致整个社会经济近乎停摆。为此，政府又采取新的措施，包括强制企业生产、工人上班等，甚至要求将私人的发明专利赠与政府，以摆脱困境。布兰登对此亦有专门阐述：“在利他主义法律下法庭判决一个成功的企业对其专利产品不拥有专利权，却必须把专利权免费给予付不起专利费的潜在竞争者——这就是把停滞不前当作神圣权利的教条”（布兰登126）。换言之，政府的这种行为，等于是将寄生者的掠夺进一步合法化。

除以上三点外，20世纪美国社会经济中常见的其他干预措施（如对企业课征重税、大规模社会福利、政府的计划调控等）也都在小说中出现。在兰德看来，这些措施表面上看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大众福祉，实则却难免导致商业腐败和社会倒退——任何为了满足大众需求而牺牲个人利益的行为，本质上都无异于道德绑架与侵犯人权，只能使优秀的企业家失去持续创造财富的源动力，而弱者则可以理直气壮地吸食强者来之不易的财富。更可怕的是，在这样一种体制下，那些管理能力低下、不胜公开竞争的企业家，很自然地将不再专注于高效生产，而是采用各种不正当手段，跟执掌决策权的政府官员建立互惠关系，以谋求利益（如政策倾斜、政府补贴等）。

这属于经济政策中比较典型的“规制俘虏”(regulatory capture)现象——政府规制原本是以矫正市场机制中的各种内在问题(例如市场失灵、资源配置不合理、社会福利不足等)为目的,从而采取一系列干预经济主体活动的行为(如产量的定额和价格的管制等)。然而,这种干预行为经常会适得其反,产生破坏市场竞争、背离最优化配置的结果,可能最终只是让某一特殊的利益群体从中获利,而整体的公共利益并未得到有效增加,甚至遭受严重损害;更有甚者,某些企业俘虏和控制了立法者,从而利用公共权力为自身谋取利益,由于这些企业常常是以遵守政府规章制度的名义,名正言顺地开展这种损公利己的经营行为,所以以兰德为代表的客观主义者认为,政府与其建立动辄被利益群体所俘虏的规制机构,还不如根本不进行任何规制,任由市场自行调节一切。

三、受害者的认可与反抗

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构成了优秀企业家(即所谓的“阿特拉斯”)肩上的重负——阿特拉斯(Atlas)原本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因反叛宙斯失败,被罚双肩支撑苍天。兰德在小说中用阿特拉斯来比喻那些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来支撑社会、却备受剥削的企业家,其中既有像高尔特、德安孔尼这样自始至终都非常坚定的理性利己主义者(即前后变化不大的“扁平人物”),也有像达格妮、里尔登这样起初犹豫不决、随后彻底醒悟的成长者(即始终处在动态发展中的“圆型人物”)。相比而言,兰德着墨更多的显然是后者——他们的成长过程,体现出企业家面对掠夺者的贪婪寄食,从委曲求全到奋起反抗的动态变化,因此相对而言能够更加“令人信服地给人以惊奇之感”(福斯特 205)。

女主人公达格妮有着极为复杂的伦理身份——她既是大型铁路企业“塔格特泛陆运输公司”的实际负责人,承担着关系国计民生的铁路运输业务,又是一个反对政府管制的自由主义者,因而在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盛行的大环境下,其经营管理陷入了难解的伦理困惑——尽管对“掠夺者”把持下的社会极不认同,但她起初并不赞成以逃离社会的方式,将这个世界拱手让给对方,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懦弱表现,因而在商业决策中,她时常要面对各种痛苦的纠结;然而在遇到高尔特之后,达格妮完全接受了对方的客观主义思想(即人生的道德意义就在于对个人幸福和理性私利的追求),她也认识到:如果自己继续在这个世界待下去,其实是对“掠夺者”的变相配合与鼓励,等于给他们继续奴役自己的机会。于是,她决心跟随高尔特一起逃离纽约、藏身峡谷,通过这种“企业家罢工”的方式,迫使政府以及整个社会深切体会到扼杀企业家积极性、束缚个体创造力的严重后果,以实现“大破大立”的目的。至此,达格妮才算彻底理清了自己作为一名自由主义企业家的伦理身份,实现了故事当中伦理秩序的重构,她本人也由此成为“西方文学

中最坚强的女性主人公”(Younkins, “Business in Ayn Rand’s *Atlas Shrugged*” 166)。

男主人公里尔登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经营才能,面对政府的各种干预和威逼,他尚能尽力捍卫自身利益;然而在生活中,他却不像达格妮那样坚定地追求个人幸福与尊严,而是部分地认同利他主义思想,对寄食自己劳动成果、毫无感恩之情的家人怀有强烈的负疚感。这一切导致了里尔登经济利益的损失和精神世界的苦闷。客观主义哲学家莱纳德·培可夫将之称为“受害者的认可”(sanction of the victim),即“善者情愿在恶者手中受苦,接受自己由于创造价值的‘罪过’而成为牺牲品的角色”¹;这种认可,让善者被动参与了对自身的盘剥与压榨,间接协助和推动了反派的恶行。在兰德看来,即使是伟大的企业家,如果屈从于利他主义压力,放弃对自身利益的捍卫,即等于参与了对个人权利和经济自由的破坏,因此其自身也应承担相当的责任。幸运的是,里尔登后来终于意识到,他毫无根据的愧疚感和看似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实则是自己被奴役的前提,只有彻底摆脱这种观念,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解放,于是他最后决定摆脱折磨自己的家人、参与企业家的罢工,从而成功破解了自己的伦理困惑,实现了价值的提升和精神的圆满,即“正是里尔登的内心冲突,才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正是他对自己错误设想的摆脱,以及最终对潜意识里客观主义前提的有意接受,才化解了这一冲突”(Younkins, “Business in Ayn Rand’s *Atlas Shrugged*” 170)。

简而言之,像达格妮和里尔登这样的企业家,虽然在思想理念上反对掠夺者,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并未完全挣脱后者,而是部分地配合他们,从而无意间成为其帮凶;两人随后逐渐看清了掠夺者的破坏本性,遂放弃了调和自身价值观和现实世界之间矛盾的幻想,毫无保留地拥抱客观主义思想,坚决抵制来自政府的干涉和家人的操控。这一转变过程,体现出兰德眼中受害者的觉醒与反抗。从这个角度讲,整部小说所着力展现的,其实就是假设上述“受害者的认可”被撤除掉(即阿特拉斯耸耸肩、摆脱身上的重负)之后,世界将会是如何的场景。

四、兰德经济观的启示

事实上,《阿特拉斯耸耸肩》揭示的是经济效益与公平分配之间的内在矛盾:一边是企业利润与企业家的积极性,另一边是国家利益与普通民众的诉求。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如果过于重视前者(如减少对企业的监管和赋税),难免会落下“袒护企业”、“嫌贫爱富”的名声,遑论自身还要面对税收减少和债务增加的压力;如果一味关注后者(如增加对企业的监管和赋税),短期看虽然可以迎合普通民意、增加政府收入,但由此导致的对企业家热情的打击,很可能会妨碍整个财富蛋糕的做大,进而影响到未来长期的

1 Leonard Peikoff. “The Philosophy of Objectivism.” *Lecture Series* (1976): Lecture 8

经济状况（特别是可持续的税收以及工作岗位的创造），这对社会经济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在这两者之间到底应当如何平衡，对任何政府而言都是一道难题。

兰德的思想明显倾向于前者——政治上，她推崇古典自由主义，坚持个人权利至上；经济上，她推崇自由放任主义，相信市场本身的调节力量，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预。事实上，这两者是彼此相关的——如前所述，兰德认定人生的最高道德目标，就是追逐自身的幸福，而只有自由资本主义才是唯一充分尊重这种个人权利的社会制度；反过来，只有利己主义，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并有助于扩大交易范围、深化专业分工，进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由于提倡“小政府、大市场”，兰德的客观主义比较接近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读她的作品时，其政治理念容易让人想到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1944），而其经济理念又让人想起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1962）。不过在经济学家中，同兰德联系最紧密的还是与哈耶克同属“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古典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路德维希·米塞斯——兰德曾明确宣称自己受到了米塞斯的深刻影响；而后者在读过《阿特拉斯耸耸肩》之后，亦盛赞书中坦诚的精英主义思想，于其心有戚戚焉。

基于同样的原因，兰德的立场也遭到一部分经济学家（特别是强调政府干预者）的批评——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保罗·克鲁格曼就曾批评《阿特拉斯耸耸肩》里的社会经济思想荒诞不经，甚至将其同《指环王》（*The Lord of the Rings*, 1954-1955）并列在一起，称之为“一本幼稚的玄幻作品，常常造成对其虚假英雄人物的终生痴迷，导致成年时期的情感成长受挫、社交能力缺陷，无法应对真实的世界”¹。克鲁格曼还对极力推崇《阿特拉斯耸耸肩》的共和党议员保罗·瑞恩（后曾担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予以嘲讽，指其货币政策的灵感居然来自一部小说。

本文认为，《阿特拉斯耸耸肩》里的经济思想虽在逻辑上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确实存在一些有待商榷的问题，归结起来主要包括：（1）兰德明显重技术发明和实物生产，轻金融投资和市场营销，强调脑力劳动，忽视体力劳动，由此导致其结论呈现出一定的简单化和极端化倾向——小说中出现的各种二元对立，实则是对复杂的经济世界的简单化处理，忽略了其中的很多因素。（2）主人公几乎全都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青年人，可以全身心投入生产和创新，而不需应对医疗、养老、子女抚养等常见的社会问题，这种高度理想化的人物设置及其所代表的经济观，让一般读者很难轻易认同。

（3）众多企业家的避身之所（即“高尔特峡谷”）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化社会，“这个山谷里没有法律，没有规定，没有任何一种正式的组织”，其运行所依靠的仅仅是“共同遵守的习惯”（兰德，《阿特拉斯耸耸肩》660），

1 Paul Krugman. “I’m Ellsworth Toohey!” *The New York Times*. 9/23/2010.

这样的社会在现实中如何长期维系，难免让人心生疑问。（4）在互联网主导经济生活、各种新经济形态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兰德的经济理念对当今世界的适用性难免要打一定的折扣。

当然，对《阿特拉斯耸耸肩》争议最大的，还是其中的道德观念——该书刚出版时，“左派惊骇于其对资本主义赤裸裸的支持；信教的右派又极力反对其对宗教的摒弃”（Berliner 134）。更重要的是，由于颂扬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反对牺牲自我而服务他人，本书被很多知识分子视为向贪欲致敬，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甚至斥之为“在道德败坏上做到了近乎完美”（Lisboa 133）。应该说，以上批评确有其合理之处，但其中的很多观点是将兰德的理性利己主义简单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自私享乐。事实上，兰德对此有着严格的区分——在她看来，对个人私利的追求是最高道德目标，但并非衡量是非对错的伦理标准。她曾严厉抨击享乐主义的恶果，特别是缺乏理性的欲望对人的奴役与驱使，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混乱：“伦理学的责任是规定正确的价值规范，从而把获取幸福的方法给予人。像伦理享乐主义者那样宣布‘正确的价值是让你快乐的任何东西’，这就是宣布‘正确的价值是你碰巧看重的任何东西’——这是知识和哲学堕落的行为，这种行为只不过宣告了伦理学的无用，并诱使所有人任意胡作非为”（兰德，“人类的权利”19）。换言之，在兰德眼里，追求个人幸福，一定要建立在理性判断的基础上。

由此来看，兰德的思想主要还是植根于哲学，其次才是经济学；她的根本出发点是道德伦理，同时兼顾国家政策与经济效益。说到底，《阿特拉斯耸耸肩》毕竟是一部艺术化的政治寓言，而非系统的经济学专著，在展现深刻洞见的同时，书中观点往往带有主观的道德诉求和作者强烈的个人色彩。因此，这本书的意义，更多的在于引发读者对当时美国社会经济的反思和批判，而不是给出某种确定无疑的经济学定论。如果我们这样看待它的话，或许更容易把握书中倡导的理性利己主义观点和自由资本主义形态，并从中获得启示和教益。

Works Cited

安·兰德：《阿特拉斯耸耸肩》，杨格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年。

[Ayn Rand. *Atlas Shrugged*. Trans. Yang Ge. Chongqing: Chongqing Press, 2005.]

——：“人类的权利”，《自私的德性》，安·兰德等著，焦晓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89-98页。

[—.“Man’s Rights.” *The Virtue of Selfishness* by Ayn Rand etc. Trans. Jiao Xiaojie.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07. 89-98.]

Berliner, Michael. “The *Atlas Shrugged* Reviews.” *Essays on Ayn Rand’s Atlas Shrugged*.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09. 133-143.

Bidinotto, Robert James. “*Atlas Shrugged* as Literature.” *New Individualist* (October 2007): 50-55.

- Boettke, Peter J. "The Economics of *Atlas Shrugged*." *Ayn Rand's Atlas Shrugged. A Philosophical and Literary Companion*. Ed. Edward W. Younki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179-187.
-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小说面面观》,朱乃长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
[E. M. Forster. *Aspects of the Novel*. Trans. Zhu Naichang. Beijing: China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2.]
- Lisboa, Maria Manuel. *The End of the World: Apocalypse and its Aftermath in Western Culture*. Cambridge: Open Book Publishers, 2011.
- 纳撒尼尔·布兰登:“停滞不前是神圣的权利”,《自私的德性》,安·兰德等著,焦晓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121-126页。
- [Nathaniel Branden. "The Divine Right of Stagnation." *The Virtue of Selfishness* by Ayn Rand etc. Trans. Jiao Xiaojun.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07. 121-126.]
- Peikoff, Leonard. *Objectivism: The Philosophy of Ayn Rand*. New York: E. P. Dutton, 1991.
- Younkins, Edward W. "Atlas Shrugged: Ayn Rand's Philosophical and Literary Masterpiece." Ed. Edward W. Younkins. *Ayn Rand's Atlas Shrugged. A Philosophical and Literary Compan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9-22.
- . "Philosophical and Literary Integration in Ayn Rand's *Atlas Shrugged*." *The Journal of Ayn Rand Studies*, Vol. 14, No. 2 (2014): 124-147.
- . "Business in Ayn Rand's *Atlas Shrugged*." *The Journal of Ayn Rand Studies*, Vol. 15, No. 2 (2015): 157-184.